

朕本红妆

新典藏

YANGYANG
WORKS
央央 著

神剑出，江山易，
群豪起，天下惊。

女扮男装的彪悍皇子 VS 表里不一的温润太监

天下归元、浅绿、潇湘冬儿、北棠 联袂推荐

她似骄阳明媚夺目，他似月光清雅内敛，“日月交辉，水火相容，是斩不断的孽情错乱，还是天注定的金玉良缘？”

媲美容止、宁弈的超完美五星男主

『女扮男』专业户
央央
口碑代表作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朕本红妆

新典藏

YANGYANG
WORKS
下
央央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朕本红妆: 全2册 / 央央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399-7137-7

I. ①朕… II. ①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6635号

书 名 朕本红妆
作 者 央 央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史静怡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史静怡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610千字
印 张 38.5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37-7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上】
CONTENTS

第一章	麻雀狂想	1	第十三章	英雄救美	127
第二章	纨绔皇子	7	第十四章	真命天子	141
第三章	风情如燕	19	第十五章	为她而战	152
第四章	南越质子	31	第十六章	又见故人	162
第五章	秦家三少	40	第十七章	登台看戏	176
第六章	黄雀在后	50	第十八章	桃花泛滥	189
第七章	步步惊心	61	第十九章	风云际会	201
第八章	归去来兮	72	第二十章	血光之灾	215
第九章	鸡飞蛋打	84	第二十一章	海岛惊魂	230
第十章	光明前程	95	第二十二章	生死一吻	242
第十一章	醋海怒涛	105	第二十三章	极乐极苦	253
第十二章	王子归来	116	第二十四章	血浓情深	265
			第二十五章	曲线毕露	278

目录【下】

CONTENTS

第二十六章	放手一搏	293	第二十九章	用心良苦	448
第二十七章	美人心计	303	第四十章	义不容情	459
第二十八章	瑰丽之夜	315	第四十一章	晴天霹雳	470
第二十九章	你是我的	326	第四十二章	不知是计	481
第三十章	此心彼意	338	第四十三章	天堂地狱	495
第三十一章	温泉水暖	350	第四十四章	在劫难逃	507
第三十二章	风月无边	361	第四十五章	誓言如风	521
第三十三章	洞房花烛	374	第四十六章	报复纠缠	535
第三十四章	恶魔诅咒	385	第四十七章	步步相离	543
第三十五章	儿女情长	401	第四十八章	大婚之夜	555
第三十六章	湖心惊情	413	第四十九章	此恨绵绵	567
第三十七章	金屋藏娇	424	第五十章	我心如铁	579
第三十八章	棋逢对手	435	第五十一章	万丈深渊	589
			第五十二章	宛若一梦	598

第二十六章·放手一搏

夜幕深沉。没了骆驼代步，两人在夜色中摸黑前行，靠着秦惊羽的眼力听觉，总算到了院落外围。四处静悄悄的，只有几声马嘶，秦惊羽嗅了嗅，西北面有一股干草味，马厩应该就在不远处，至于骆驼，也许会和马关在一起吧。

想到这里，她手指一阵比画，燕儿点点头，抱着她噤噤几步跃上墙头，轻盈地跳入院中，径直朝西北方向而去。马厩处灯火正亮，一人正在顶上修缮，另一人在底下扶着竹梯，几道身影正推着草料车过来，倒入槽中，边倒边抱怨。

“真是，割这一大车草料已经累得半死，还要连夜喂马！”

“少抱怨，干活吧，小心岛主知道，割下你耳朵来！她最近心情不太好，要是过几日赛马输给人家，指不定怎么惩罚我们……”

“嘘，隔墙有耳，都别说了……”

秦惊羽拉着燕儿，伏在墙边阴影里，一眼掠过，没发现要找的骆驼，于是伸手入怀，将火折子全掏出来，递了一个给燕儿。

燕儿低头瞥见，轻笑，“难怪这般大胆，原来存了心思想调虎离山。”

秦惊羽扁嘴，“废话，我还能跟他们硬拼不成？”想想又道：“今夜风往西北刮，我们就在东南点火，趁乱寻剑。不论如何，半个时辰内撤退。”韩易曾说七彩水仙长在池水中，自然不会被火势波及，再说火烧连营，才好趁机办事。

燕儿眸光微闪，“你就不担心会烧到大皇子殿下和雷牧歌他们？”

“你也觉得他们就在附近？”秦惊羽挑眉笑道，“我只怕火不够大，烧不到他们。”放火夜袭，若能引出雷牧歌一行与己会合，也算奇功一件。

“你就那么着急想见他……”燕儿轻叹一声，忽然伸手过来，将她手里的火折子一并取走，低声道：“你待在这里别动，等下我回来找你。”

“你……”秦惊羽张了张嘴，来不及出声阻止，就见他身形一晃，人已闪电般跳上墙头，朝东去了。

没一会儿，有火光从东南升起，一处连一处，风助火势，迅速朝西北蔓延。

“啊，着火了！”

“来人哪，快来救火！”

一时间脚步杂乱，人声鼎沸，四周乱作一团。那些原本站在马厩顶上的男子手忙脚乱地从竹梯下来，见大火袭来，顾不得再摆弄草料，赶紧将马匹的缰绳解开，

将马儿赶出院落去。房里也有人冲出，拎着水桶，端着木盆，飞一般往外跑。

秦惊羽蹲在墙角听了半晌，没听到院中再有人声，又见火星溅上马厩顶上茅草，火势越演越烈，正喜不自禁，忽觉身后风声骤起，一只手掌重重拍上肩膀，下一瞬，耳朵被人拎了起来，“你这小子，不去救火，躲在这里做什么？”

声音苍老，很是熟悉，竟是之前在灵虚幻境外遇到的那名婆婆！

秦惊羽侧头看清她面容，暗叫不好，赶紧低下头，含糊哼道：“我、我在找水桶，没找到……”

那老婆子盯着她，不住打量，“你怎么看着面生得很，叫什么名字？”

居然没认出？

秦惊羽怔了怔，想起此时脸黄肌瘦、蓬头垢面的形象，心头一宽，答道：“我是新来的，叫阿丹。”好在听韩易说过密云岛的风俗，编个名字倒也不难。

那老婆子眼露疑惑，继续盘问：“是谁介绍来的？令牌呢？”

秦惊羽赶紧将之前在那两个歹人身上搜来的令牌恭敬奉上。

那老婆子看了看，却也没再问，将令牌还她，沉声道：“人还机灵，还不快去帮忙！”说罢叹口气，撇开她往里走，“这时候，哪里去找精壮男人……”

秦惊羽听得不明所以，见她匆匆离开，也不敢多事，只待在原处不动，没过一会儿，就觉黑影一闪，手腕被轻轻握住，往旁边一拉，血腥气中，一股特有的清冽之气钻入鼻孔——“是我。”

“怎么才回？”秦惊羽反手抓住他的胳膊，急急道：“找到琅琊没有？”

燕儿摇头，“没有，我仔细看过，多数人都是去打水救火，也有人持着兵器出来护卫，但没看见琅琊。”

“那岛主玛莲达现身了吗？”

“没有，只有几名首领在指挥救火。”

秦惊羽忍住失望，又问：“那有没有看见雷牧歌他们？”

燕儿依旧摇头，“也没有，他们应该不在这里。”

秦惊羽盯着他的眼睛，挑眉道：“真的？”

燕儿眼露疲惫，轻叹道：“自然是真的，我骗你做什么？”

秦惊羽咬唇。信任这东西十分奇妙，来得容易，也去得容易。之前她就是把身家性命交到他手里都毫不犹豫，现在却连他的一句普通回答都要半信半疑。

正僵持不下，听得有人在不远处高叫，“快，马厩里全是干草，多派些人来！”

院外响起纷乱的脚步声，至少有十余人朝此奔来。燕儿趁机揽过秦惊羽的腰，提气往相反方向带去，“我先把你送到安全地带，再回来找剑。”

“等一下——”秦惊羽拉住他的衣袖，“那巫女最近法力受损，应该是最脆弱

之时，我们别急着走，去找找她所在的位置。”

“你怎知道她法力受损？”

“我就是知道。”

听她语气笃定，燕儿无奈一笑，转为握住她的手，“好吧，跟我来。”

两人避开奔走救火的人，隐蔽身形，四处查探，想着玛莲达身为岛主，又未嫁，自然从正中大屋开始，朝周围辐射查找，然而装饰精美、类似闺房的屋子倒也不少，却只见些侍女在忙里忙外，帮助收拾水浇过后的残局，并不见有美艳干练的巫女身影，也没见雷牧歌一行，至于遗失的琅琊，更是踪迹全无。

眼看火势逐被扑灭，天色也慢慢亮起来，行迹越来越难隐藏，燕儿按住秦惊羽的肩膀，低声道：“算了，这样瞎找不是办法，我们先回林子，再做打算。”

秦惊羽忍住心底郁闷，蹙眉点头，被他拉着往院落外围走。

这院落里树木颇多，回廊不少，两人七弯八拐走了一阵，忽听廊前的屋里传出刺啦一声异响，秦惊羽听得耳熟，停下脚步，“什么声音？”

燕儿将耳朵贴门上听了会儿，脸颊微红，复又握住她的手，“别管闲事。”

正当此时，屋里传出一声少女低呼，“不、不要！你出去……出去……”

男子的声音随即响起，“我喜欢你好久了，我会好好对你的……”

“别……你别这样……呜呜！”少女似是无力挣扎，哭了起来。

原来是有人趁着夜半火起，来此欺辱弱女子。这密云岛的男人，敢情都被精虫钻脑了！衣帛撕裂声，把之前被压在大石上的记忆勾了出来，秦惊羽明知此地不宜久留，却抑不住心头怒气，一把挥开燕儿的手，砰一声踹开门板，大步踏进。

屋里灯光昏暗，靠墙榻上，少女衣衫半褪，双手被缚头顶，娟秀面容上满是泪痕。一名五大三粗的男子压在她身上，听见门声，惊惶抬眼，“你们是谁？”

“我是你祖宗！”见燕儿警觉地关上房门，秦惊羽一个箭步过去，啪一巴掌扇在男子脸上，再一脚踹他下床，将心头怨气尽数发泄出来，“臭男人，不要脸！小爷我阉了你！”那男人却也是个练家子，就地一滚，就去抓榻边佩刀。

噗。燕儿闪电出手，一柄雪亮柳叶刀分毫不差地钉在他手背上，鲜血直流。男子吃痛捂手。咔嚓。燕儿一脚踏在他胸口上，他肋骨立时断裂，晕了过去。

秦惊羽怔了下，见他已控制局势，当下走到少女身边，拉过榻上丝被给她盖上，几下扯去她手腕上的绳索，低头问：“你没事吧？”少女似是被吓傻了，双手抱在胸前，宛若梨花带雨，泪流不止，半晌才哽声道：“我……没事……”

“既没事，那我们走了。”秦惊羽朝燕儿递个眼色，朝外走去。

“等等！”少女停了哭声，轻声唤道：“我没见过你们，你们是谁？”

“我们是新来的。”秦惊羽懒得多话，甩下一句，人已走到门口。

“不，你们不是新来的，你们骗人。”

听得背后笃定的语气，秦惊羽顿住脚步，好奇道：“你凭什么说我们骗人？”

“我叫青青。”那少女边拉衣衫，边咬唇道，“岛主让我负责庄子的日常食宿。所有新进来人等，都要在我这里登记造册的，可我从没见过你们。”

看这闲事管得，可真是有意外惊喜！秦惊羽睨身边少年一眼，冲他笑道：“听起来跟你以前管的事务差不多，你们倒是有共同语言。”

燕儿哼了一声，不置可否。秦惊羽也不理会，听得身后穿衣声停止，才转头走回榻前，笑道：“你说得没错，我们确实不是庄子里的人，我们是来找人的。”

“找谁？”

秦惊羽直截了当道：“贵岛岛主，玛莲达。”

“岛主？”那少女突然笑了，“我知道你们是谁了，你们是那两个闯进灵虚幻境的外来客，朵儿对你们一直念念不忘呢。”秦惊羽听她语气，似是幽朵儿相熟，不禁问：“幽朵儿现在在哪里呢？她答应过要带我们去见岛主的。”

少女坐直身体，“朵儿陪岛主去了后岛，要过几日才回来。”

秦惊羽看她神色不似作假，心中失望，又听她问：“你们找岛主做什么？”

做什么？这讨要之物太多，真是不知当从何说起。

“我们想找她要——”心头千回百转，她直觉道出最紧迫的：“尸毒解药。”

少女看看她，又看看她身后的燕儿，眸光在后者乌紫的薄唇上打了个转，惋惜道：“尸毒是没有解药的。”

秦惊羽心头猛地一撞，“我不信！”

“别急，我还没说完呢。”少女朝燕儿瞥了一眼，笑道：“无药可救，有法可解，就看他愿不愿意……”

天边，晨曦亮起。屋外数声鸟鸣，几只不知名的鸟雀在枝头飞来窜去。池塘里睡莲盛开，圆圆的莲叶上露珠滚动，在初晨阳光映照下，分外绚烂。

那名唤青青的少女出于报恩，不仅当晚让两人饱餐一顿，还带他们去得一处落脚处，就在离庄子不远的山坡上——木质结构的屋舍，一间正屋连着一间内室，屋外还有间小巧厨房，锅灶碗碟俱全。依山傍水，木屋幽静，一切看起来都那般美好，与世无争，只除了……坐在窗下面色沉静一动不动的男子。

“喂，我真不明白，你这聪明脑袋里在想什么？”秦惊羽立在他对面，气急之下，敲他额头，“弃简就难，舍近求远，我怎么就养出你这么只呆鸟？”

据青青所说，她已过世的父亲是岛上有名的医师，她自小耳濡目染，也学得些医术，那浮沙流域怪人身上的尸毒十分厉害，世间并无解药，但有两个法子或可一试：一是找个异性阴阳交合，将毒素过给对方；另一个则十分凶险，过程苦痛不

说，还耗时长，多年来也从未有人成功过。

原想他是脑袋活泛之人，谁知一听这话，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你该不会有处男情结吧，那童子身能保留一辈子？你都老大不小了，开个荤有什么关系？再说又没要你对人负责，青青都说了，那是岛上的死囚。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说着说着，少年施施然起身，头也不回，漫步而出。

死样！都只剩半条命了，还摆脸色给谁看呢？秦惊羽抄起榻上竹枕扔了过去，砰一声砸在门板上，一时间怒气未消，坐在软榻上暗自诅咒。

过了一会儿，门外有脚步响起，有人轻脚轻手地推门进来。

秦惊羽头也不抬地哼道：“想通了？”

“呵呵，”绿影一闪，少女脆生生的笑声在她头顶响起，“什么想通了？”

秦惊羽一见到她，赶紧站起来，“青青姑娘。”

青青应了一声，拎着只竹篮进来，将篮里的物事一样样取出，“庄子管得极严，未经岛主允许，不准私藏外人的。没办法，只好委屈你们待在这里。但这地方偏僻，平日也没人来，你们就安心在这里住几日，我每日一早送东西过来。”

秦惊羽摆手不迭，“哪里有什么委屈，是我们打扰了。”

青青将用具分类放好，笑道：“怎说是打扰，你们救我在先，我自该尽力报答。要不是你们，我就被那畜生给毁了……”直说得眼眶微红，险些掉下泪。

“那是举手之劳，都过去了，青青姑娘还是忘了吧。”秦惊羽记起自己此时的男子身份，轻咳两声，将话题岔开，“对了，青青姑娘，我有事相询。”

青青微笑打断，“我叫你阿丹，你也该叫我名字才是。”

秦惊羽见她举止大方，神态自然，也不坚持，轻唤道：“青青。”

青青满意点头，“这就对了。说吧，要问我什么？”

“我还有两位朋友在岛上，不知现在何处，你能否帮我打听一下？”

青青眉心一蹙，“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一位姓秦，一位姓雷……”

不等她说完，青青已拍手笑道：“你怎么不早说，这两人我都见过！”

秦惊羽又惊又喜，一把抓住她衣袖，急道：“他们在哪里？”

“他们是岛主的客人，被岛主安置在后岛别院里。岛主亲自款待，好酒好菜招待着，过几日还要举行赛马大会，请他们观战呢！”

秦惊羽听得双目喷火——这个雷牧歌，在大夏就是桃花不断，来了海岛也不见消停，当真是美人作陪，乐不思蜀，亏自己还一直惦念着他！按捺住心中情绪，她想了想，又问：“幽朵儿不是说你们岛主在闭关吗，怎么有时间招呼客人？”

青青笑道：“岛主这回提前出来了，那两位客人之前一直在别院等着，最近几

日才与岛主见面的。”秦惊羽点点头，心思几转，试探着问：“对了，我之前有柄长剑，大概是掉庄子里了，你回去后，能不能帮我找找？”

青青眨着一双灵动大眼，好奇道：“剑是什么样子？很贵重吗？”

“也不算贵重，只不过是我家传之物。”秦惊羽将琅琊外形大致说了一下，沉吟片刻，又强调道：“若是遗失在外，我回家必受重罚，所以定要找回。”

青青爽快答应：“好，我回庄后就帮你找。还有什么事，你一并说了吧。”

秦惊羽摇摇头，勉强笑道：“就这些了。”她再是心急如焚，也明白循序渐进的道理。这初步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可不能因为一时着急而自乱阵脚——要知道七彩水仙和金谷虫不算什么，那破解幽冥之秘的解药，却是玛莲达的鲜血！

青青瞧她神色，低声道：“你是不是担心你那表哥所中的尸毒？你放心，我已经按你说的，找的是其中最年轻的、模样身形也最好的。”

秦惊羽听得又好笑又好气，又是郁闷不已。其实吧，晚上把灯一吹，哪里管什么年轻年长、漂亮丑陋的，亏她替燕儿着想，人家却不领情！

“可是我表哥不愿意啊，怎么办？”她无奈叹气。

“我看过你表哥的伤，他应该是不止一次将毒素强行压制，血液倒流，最近还妄动了真气，导致双腿经脉俱滞，半身不遂。”青青叹道，“如果再不救治，毒素就要侵入心脾，到时候，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了。”

不止一次？是了，他盘腿打坐，头顶冒着白雾，自己还以为他在运功疗伤，却原来在控制毒素，激发体能，难怪他说至少今晚没事。只是一个晚上而已，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二日会怎样……何苦呢……

当晚，夜风叩窗，布帘微微浮动，一轮明月慢慢升上苍穹，洒落一地清辉。燕儿披着长发，静静仰躺在榻上。秦惊羽找来一把木梳为燕儿梳顺头发，又从他袖中搜出一柄柳叶刀，将他脸上的胡楂一点点剃去。

身为女子，剃面的活计她从未做过，尽管小心翼翼，却仍在他下巴和颈项上留下几道细微血口，最后那一下，更使得榻上之人一声低吟，悠悠醒转。

乍见眼前刀光，燕儿刚刚苏醒，黑眸略带迷蒙地睁了下，还有丝怔忡。

“主子，你在做什么？”

“我……给你梳头，刮胡子。”

燕儿刚露出笑意，就听她续道：“我对你这么好，你就当回报我，应了吧。”

见他又是一副冷然不理的模样，秦惊羽扣住他下颚，往上一抬，“告诉你燕秀朝，你还是戴罪之身，不要忘乎所以、得寸进尺！”

燕儿皱了皱眉，似是不习惯这样的称呼，低喃道：“叫我燕儿。”

长发披肩胡须剃尽的他，眉目清朗，脸颊整洁，在光晕下美若女子，煞是好

看。秦惊羽看得一呆，不由顺着他道：“燕儿……”

燕儿微微一笑，柔声道：“主子真要我跟个不认识的女子亲热吗？”

秦惊羽咬唇，闷不吭声，半晌才硬声道：“这是要救你。”

燕儿微一挑眉，“主子是不想我死，可知一夜后，我却是生不如死？”

秦惊羽哈地一笑，“得了吧，臭小子，你少给我装贞洁烈女！”

“因情而生欲，无情则无欲。对此，我不甘不愿，不想不能，有劳主子费心，也请不要强人所难。”

“你！”秦惊羽瞪着他，咬牙切齿，“告诉你燕秀朝，你好生想清楚，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嗯，我想得很清楚。”他闭上眼睛，安详一笑，“既是初次，必要留给心爱之人。生则侥幸，死亦无怨。”

“你——”秦惊羽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主子不公平，趁我受伤，行动不便，硬给我塞女人……”他忽而轻声抱怨。

秦惊羽翻个白眼，“我那是救你的命，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燕儿微微一笑，“我知道主子对我好，这是不是表示，主子原谅我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计较这个？”秦惊羽一看他云淡风轻的模样就来气，“我平日真是太宠你，惯得自以为是、无法无天了！”

燕儿垂眸，低声嘟囔：“这话应该我来说才对……”

与他斗嘴根本讨不到好，争论一个晚上也没得出结果，而天，渐渐亮了。

燕儿一受伤，秦惊羽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当闲人，翻找出青青带来的食物，捡了几样去厨房，生火淘米，准备早餐。前世她用惯煤气灶，这世不沾阳春水，看着土灶柴火，着实有些傻眼，费了好大劲才将灶火弄燃。大半个时辰后，她顶着满面尘灰烟火色，捧着一罐热气腾腾的米粥进屋，献宝一般端到榻前。

“好香！”燕儿眼睛一亮，张口赞叹，“主子竟会煮粥？我怎么不知道？”

秦惊羽甚是自得，将米粥用小碗分好，递了碗过去，“我无师自通行不行？”

燕儿撑起身，吹了几下，一口气将粥喝掉，末了舔着嘴角道：“真好吃。”

秦惊羽给自己也盛了一碗，边喝边道：“只是白粥而已，没你以前给我煮的粥好吃。”想起当时在落月山坍塌的山洞里他用糕饼煮粥的情景，她不由得回味无穷，忽听他道：“沙漠里，主子答应的话，现在还作数吗？”

秦惊羽挑挑眉，“我答应了什么？”

燕儿一脸神往，悠悠道：“主子说，要做菜给我吃。”

秦惊羽愣了一下，勉强笑道：“你想吃什么？”

男子修长的指伸来，轻柔地拭去她颊上的灰，“主子做什么，我就吃什么。”

就为这句话，大半日时间，秦惊羽都在厨房里奔走忙活。

厨房里有米有菜，还有熏过的咸鱼，调料也有，除了烧柴生火和呛人的油烟让人有些受不了外，条件已十分优越。忙到酉时，她就地取材，做出三菜一汤。

起锅装盘时，她偷尝过，作料稍有偏差，但大致还是前世的味道，肉油猛火爆炒，与这个朝代常见的水煮或烧烤相比，更添了油亮鲜美的风味。

秦惊羽得意洋洋，端菜上桌。

那扑鼻香味别说燕儿，连她都被引得齿颊生津，每人吃了三大碗方才停歇。

一顿饭吃完，秦惊羽打个饱嗝，斜眼瞟他，“我的手艺怎么样？”

燕儿笑得合不拢嘴，“好！我从没吃过这样好吃的饭菜。”

秦惊羽摇头晃脑，大言不惭，“那是当然，我第一次做菜，就是做给你吃，你小子有福气！”

“是吗？”燕儿眨眨眼，笑道：“真想住在这里，主子天天做菜给我吃。”

当她是什么，煮饭婆？秦惊羽哼了声，扁嘴道：“烧火麻烦，油烟太重。”

“等我伤好了，我负责砍柴烧火。”

“等你伤好？你都不治，怎么好？”对他这态度，她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我不说了，第二个法子好。”他说得悠闲自若，她却听得心惊：好什么好，都没有成功先例，万一他也如前人一般承受不住怎么办？不，她不准！

忽略掉异样的心思，她突生疑惑，朝他上下打量，“你为何这样笃定，是不是瞒了我什么事？这伤是不是并不那么严重，还是你自己能治？”

燕儿脸上带着轻浅笑意，确定了这位主子对自己的在意——天底下再没比这更幸福的了，“不敢瞒主子，我不过是对自己有信心。”对两人的将来亦是如此。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这日一早，但见门外窈窕绿影一闪，秦惊羽怔了下，腾地站起，惊喜道：“青青，你来了！”

青青一步踏进，没理会她，而是走上前来，盯着端坐榻上、安然自若的男子，板起脸道：“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你就那么想死？”

燕儿淡淡一笑，“你错了，我并不想死。”

“不想死？”青青面露疑惑，“那你为什么不用过毒的法子？”

燕儿垂眼笑道：“有些后果，是我不能承担的，故而有所为，有所不为。”

青青听得似懂非懂，目光在他身上不住打转，咬唇想了想，道：“那好，我们来试第二个法子。只是这法子，我只在我爹的古籍上看过，只能尽力而为。”

秦惊羽听到这里，忍不住问：“到底是什么方法？”

青青从竹篓里取出一大一小两只木盒，答道：“以毒攻毒。”

木盒里，有声响传出。秦惊羽心思转动，立时明白：木盒里装有活物。

这法子，想必有巨大风险。她正值踌躇，却听他悠悠开口，“我愿一试。”

青青眸光一闪，盯着燕儿的眼睛道：“你不怕自己像前人一般，中途毙命？而且，这法子我是初学，根本达不到我爹的技艺！”

如此说，确实太冒险了。一时间，秦惊羽迟疑不定，“要不再想想别的法子？”

“不用想了，就这样吧。”燕儿一口否决她，朝青青轻笑，“我这条命贱得很，青青姑娘若不嫌弃，尽管拿去练手。”

青青眼波流转，咯咯笑道：“这是你自己说的，弄坏了可别怨我。”

燕儿摇头轻叹，“这就是我的命，生死不怨。”

青青咬着唇端详他，笑道：“那好，就这么说定了，我随即就给你治。”

燕儿眉目舒展，点点头，“有劳青青姑娘。”

青青粉面霞红，双眸晶莹透亮，轻笑道：“别这么客气，你之前也救过我的，我也该有所回报才是。”

秦惊羽皱了皱眉。这两人一来一去，说话怎么越听越觉刺耳？

青青背转身去，从竹篓里取出各种药物工具，纤腰轻摆，凑到榻前，很自然地

将秦惊羽挤到一边，“阿丹，你去烧锅滚水，再准备几张干净布帕来。”

这里一个伤患，一个大夫，敢情把她当打杂小厮，隔离在外了？

然而话到嘴边，还是吞了回去，秦惊羽扁扁嘴，依言准备去了。

等她端着水盆进来，只见燕儿仰躺榻上，已是昏昏欲睡，外衣尽除。青青正在解他长裤。“青青！”秦惊羽脱口而出，飞奔上前，按住她的胳膊。

青青不解回眸，“怎么啦？”

“我……”秦惊羽这才觉出自己反应太大，忍下心中那股怪异，讷讷道：“我表哥好多天没洗澡，身上脏死了，这些粗使活计，还是让我来做吧。”

青青点点头，取了只香鼎放在榻边，屋里顿时生出熏香之气。秦惊羽把燕儿长裤脱下，只留一条亵裤，想想还觉不保险，又拉了床毯子给他搭在重要部位，左右看看，觉着滴水不漏平安无虞了，才侧身让位。青青在她身边看得分明，眨眼笑道：“你这么小心干吗，我又不是老虎，还会吃了他不成？”

秦惊羽抓抓脑袋，不好意思地笑道：“那个，我表哥性子害羞……”

青青笑了笑，吩咐她将燕儿腰间的脓血尽数洗去，露出脓肿腐化的伤口，以指量了一下伤口大小，然后把两只木盒打开。秦惊羽目光掠过，但见左边盒里装有数只五彩斑斓的蝎子，尾刺举起，毒螫挥舞，模样甚是吓人；再看右边更大的盒子，半盒肥肥白白之物，正上下左右，不住蠕动，竟是无数只蛆虫！

她捂嘴，后退一大步，只觉早餐在胃里翻腾。青青见状，直笑得花枝乱颤，“怕什么，这都是我的宝贝，可都听我的！”说着，将蝎子一只只拈出，放在燕儿

腰间的伤口上。那蝎子一旦见得尸毒，就像饥饿之人乍见吃食，兴奋至极，在方寸间来回蹿动，用螯肢将皮肉撕开，慢慢吸食黑血。约莫小半个时辰，就见一只只肚腹鼓起，精神萎靡，显是吃饱喝足，而黑血颜色逐渐变淡，转为殷红。

秦惊羽看得满目新奇，低呼：“这是什么蝎子，好生厉害！”

青青自得一笑，“这是我密云特有的毒蝎，生平极爱毒物，普天之下鲜有对手，只除了蛮荒岛上的大圣，还有兆丫头那只小银蛇……”她的话声忽然打住，将毒蝎一只只拈回盒子，接着又抓出把蛆虫，往那血肉模糊的伤口上一撒。

秦惊羽呀的一声，“这又是做什么？”

“它们叫小白，以腐为食，遇鲜则退，用来清创伤腐烂效用极佳，但也极难掌控。”青青的眼睛盯着那蛆虫动作，沉着道：“他血中的毒素此前大致清除了，现在是要处理腐肉中残留的毒素。这腐肉中的毒素虽少，但如若不及时清理，一样会损伤根本，积少成多，最终毒发身亡。”

那蛆虫附在肌肤上，似是嗅得腐朽之气，努力朝伤口聚拢，从外及里吞吃腐肉，在腐肉里进出几次，身体便大了一圈，脓肿则越来越少，露出里面的鲜肉。

青青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蹙眉道：“这会儿很关键，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力抵御，就会被小白乘虚而入，侵进五脏六腑，最后钻进脑中，食尽脑汁。”

秦惊羽吓了一跳，赶紧道：“已经差不多了，要不这就唤它们回去？”

青青摇头，“腐肉食尽与否，只有小白知道，稍有偏差，即是前功尽弃。”

秦惊羽心头一紧，目光又转回燕儿脸上，只见他面色越发苍白，眉心拢到一起，纤长睫毛不住颤抖，似是在极力忍受着痛苦，额上也不断冒出颗颗汗珠，鬓角已湿透，嘴唇的颜色由墨黑转向深红。

青青看看蛆虫，又看看他，叹道：“我爹在书中说，那些伤患就是在小白食腐前后毙命的，成败在此一举。”秦惊羽看得心惊胆战，再听她这样一说，心都揪紧了，强自镇定取了布帕去给燕儿拭汗，不想收手之时，手掌被倏地一握——握得她指尖生痛，连骨节都在咔嚓作响，“表……表哥……”她心中一喜，忍痛抬眼，却见他双目紧闭，根本未醒，抓她的手，应该只是昏迷中无意识的举动。

青青瞟来一眼，摆手道：“就让他抓着手吧，这样兴许能撑得久些。”

秦惊羽点头，任由他紧紧握着，另一只手轻柔摩挲着他的手背，将内心的信念一点点传递过去：燕儿，你要挺住，一定要挺住。

掌心相贴，五指纠缠，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也不知过了多久，许是腐肉食尽，群蛆躁动起来，一个劲儿想往身体里钻，却似被什么挡住，尽数驱逐在外，便在伤口上徘徊攒动，情形颇为可怖。

秦惊羽看得胸口恶心发闷，有些着慌地问：“现在怎么办？”青青面露喜色，

叹道：“我从未见过如此坚韧的心性和内息，居然真的坚持下来了……”

秦惊羽急得推她一把，“别只顾着抒发感想，赶紧给他治啊！”

“我知道。”青青长舒口气，不慌不忙，从竹篓里取出一个小扁瓷瓶，将瓶口贴近燕儿的伤口。也不知那瓷瓶里装着什么，在伤口上徘徊的群蛆慢慢向瓶口聚拢，鱼贯而入。过不多时，伤口上的蛆虫便尽数被收入其中。

这治疗之法果然怪异，但看上去真神奇之处。秦惊羽暗自赞叹，再看燕儿的伤口，已然腐肉尽除，肉质鲜活却不见出血，平滑得似乎马上就能结痂好转。

“他会睡上一阵，也许一天半日，也许几个时辰，然后被伤口痛醒。”青青一面重新给他的伤口上药包扎，一面叮嘱，“记住，醒后须在榻上静养半月，其间伤口不能沾水，不能妄动内息；等到半月后，就带他去山顶的暖玉泉，每日泡上一个时辰，帮助伤口愈合，固本培元。”

秦惊羽睁大了眼，嚅嗫道：“你是说，他……没事了？”

青青笑道：“难不成你还希望他有事？”

秦惊羽眼眶一热，赶紧低下头去，“青青，这回多亏有你……”

“我们是朋友啊，不用这样客气。”青青朝榻上男子俊秀的睡颜流连了几眼，轻笑道：“庄子里事太多，我必须回去了，你好好照顾他，我天黑后再来。”

“好。”目送她收拾物事开门离去，秦惊羽又坐回榻前，满心欢喜，守着那沉睡之人，给他拭汗擦脸，梳发更衣，等着到了后来，自己也忍不住困意来袭，握着他的手，趴在床榻边上睡了过去。

……

夕阳西下，霞光遍布，庄子东面有暮鼓声沉闷传来。秦惊羽被鼓声惊醒，刚一睁眼，就觉手中微颤，那修长的手指划过掌心，一阵酥痒，“燕儿，你醒了？”

男子眼皮动了动，还没完全醒转，只口中温柔喃出一个人名。

秦惊羽近在咫尺，耳力过人，自然不会听错——“青青……”

第二十七章·美人心计

自己为他担心着急，他倒好，一醒来居然叫的是青青，难道看上人家了？

秦惊羽忍下心头烦躁，凑上去轻声道：“燕儿？”

燕儿幽幽醒转，睁眼看清是她，眼底闪过一丝迷惘和淡淡失落，“主子。”
一声之后，他的眸光在屋里逡巡，似是找寻什么。

见他欲言又止的神情，秦惊羽忍不住问：“你在找谁？”

燕儿朝门口望望，轻声问：“青青姑娘没在吗？”

秦惊羽眉毛一挑，闷声道：“走了。你找她有事？”

燕儿低笑，“她出手解了我的尸毒，我该当面道谢才是。”

秦惊羽咬唇。没良心的家伙，只记着人家给他解毒，就忘了她这主子在一旁日夜不休地服侍照顾！心中愤愤不平，她半晌才道：“你放心，青青不过回庄子一趟，天黑就会来。”见他面露欣慰，展眉一笑，又哼道：“你都不知道，方才又是蝎子又是蛆虫，你这毒到底解尽没有，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再则青青也说了，就算解毒成功，也须得静养半个月，以后还要每日去泡泉水，才有可能痊愈。”

燕儿轻轻笑道：“主子可是在担心我？”

“这还用说吗？我们在这里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你要快点好起来，帮我夺回琅琊，还有……”秦惊羽掰着手指，一项一项数落，“还要跟雷牧歌他们会合，找到玛莲达，讨要七彩水仙、金谷虫、巫女之血……”

燕儿皱了下眉头，却也没说什么，只默然阖眼，若有所思。秦惊羽说了一阵不得回应，自觉没趣，又见他一副虚弱模样，只得收了口，起身去准备晚餐。

想到他是血肉受损，晚餐她特意熬了补血养身的红枣鱼肉粥，煮得软软烂烂，甜香扑鼻，用瓦罐盛了，扶他斜躺在榻上，一口一口喂他。好在他虽体弱力衰，胃口倒不坏，不多时，就将一大罐粥喝得干干净净。

一顿饭吃过，她还费力架他去屋后如了个厕，等收拾好厨房物事再进屋，天色已昏暗。她正在点灯照明，就听背后一声轻唤：“主子……”

秦惊羽一回头，对上一双深幽黑眸，还以为他伤口不适，忙伸手去掀衣查看，不想竟被他顺势一拉，软倒在他身上。这姿势，有丝熟悉——她在上，他在下；她握住他的肩，他扣着她的腰；身躯相触，几乎贴合在一起。

燕儿轻哼一声，额上又溢出冷汗来。

“你没事吧？”秦惊羽着急起身，不想手掌正好按在他腰侧伤口处，引得他低吟出声，面色又白了几分，眼眸幽幽，却似有火光在跳跃。

他舔了舔唇，迎上她的目光，气息微错，低低道：“实则我……”

“你们在做什么？”门口红影一闪，少女略带惊疑的嗓音传了进来，“阿丹快下来，别胡闹，你表哥的伤需要静养才行！”

秦惊羽怔了下，听得耳边一声轻叹，感觉环在自己腰上的手臂一松，赶紧撑起身来，跳去一旁，“青青，你来得好早！”想起她方才的质问，又道：“我没胡